



新刻
改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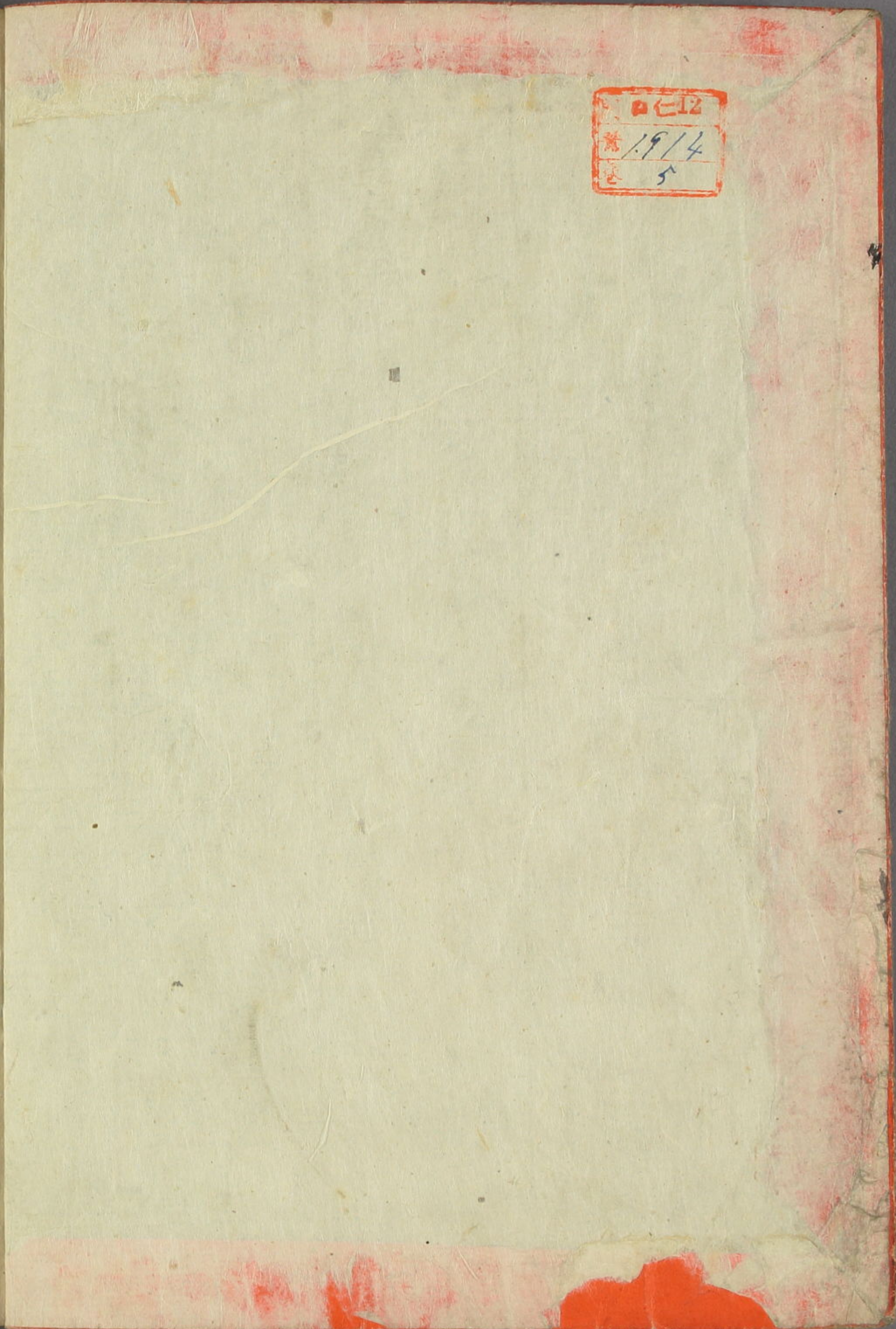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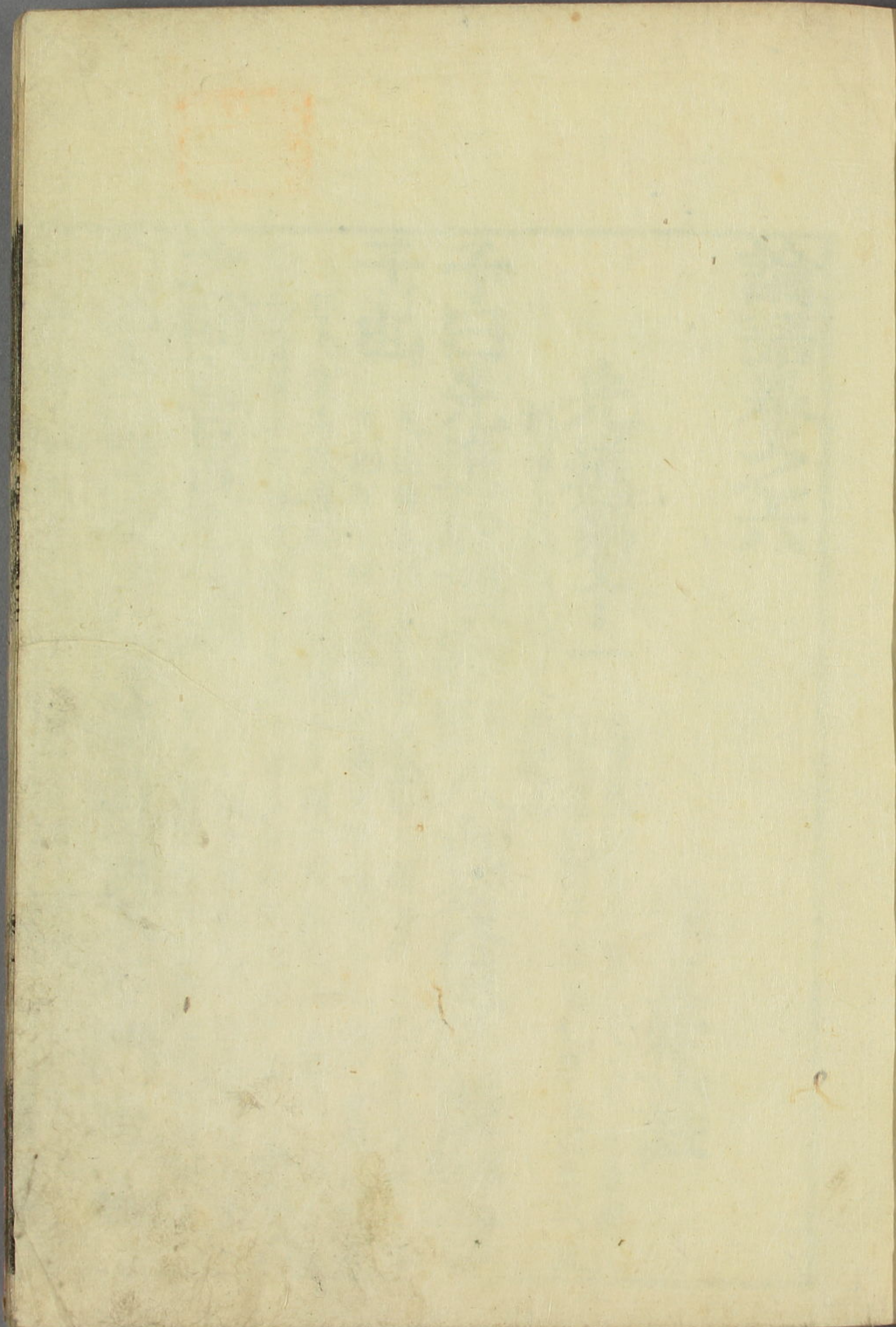
論語

道春點

三

5-12
1914
5





1914
5

論語卷之六

朱熹集註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一章。胡氏曰。此篇記閔子騫言行者四。而其一直稱閔子。疑閔氏門人所記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子也

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而以為野人後進於禮樂文過其實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為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

之則吾從先進

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之人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從去聲

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



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

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

游子夏

行去聲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長分為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之論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

吾言無所不說

說音悅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真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德又以深贊顏氏云爾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

弟之言

閔去聲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詞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之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三妻並去聲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一曰三復此言事見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末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矣矣今

也則亡

好去聲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畧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

顏路淵之父名

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椁外棺也請為椁欲費車以買椁也

子曰才不才亦

各言其子也鯉也必有棺而無椁吾不徒

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辭。

○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駟以賻之矣。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耶。葬可以無椁。驂可以脫而復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諸市也。且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強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或者以為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夫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

天喪予。
○顏淵歎天喪予。
喪去聲。噫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已也。

慟從者曰子慟矣。
○顏淵歎天喪予。曰有慟乎。
從去聲。慟哀過也。至不自

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
○顏淵歎門人。
知也。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天音扶為去聲。夫。人謂顏淵言其歎。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胡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情性之正也。

○顏淵歎門人

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理也。故夫子止之。

門人厚葬之。
○子路問事鬼神。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蓋顏路聽之。子路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不知。

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曰。未知生焉。知

死。
焉於虔反。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後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蓋幽明始終。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

○閔子侍側。聞問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

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

聞侃音義見前篇行胡浪反樂音洛行行剛強之貌子樂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尹氏曰子路剛強有

者樂得英材而教育之上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後子路卒或於衛孔悝之難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或云上文樂字即曰字之誤

○魯人為長府

長府藏名藏貨財曰府為蓋改作之

閔子騫曰

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仍因也貫事也王氏曰改作勞民傷財在於得

已則不如仍舊貫之善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音天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

丘之門

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已不同也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故其

發於聲者如此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

未入於室也

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乎正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

也不及

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者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求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

曰然則

師愈與

與平聲愈猶勝也

子曰過猶不及

道以中庸為至賢智

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尹氏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夫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中道而已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

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宰又為之急賦稅以益其富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

攻之可也

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聖人之惡黨惡而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絕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范氏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為不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為急，故也。

柴也愚

者知不足而厚有餘家語記。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愚其足不履影，啟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避難而行不徑，不竇可以見其為人矣。

參也魯

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巳聖門，學者聰明才辨不為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為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

師也辟

辟，辟也。謂避也。師，魯人，故學以誠實為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亦反辟，便辟也，謂習於容止，必誠實也。

由也喭。喭，五旦反，喭，粗俗也。傳稱喭者，謂俗論也。○楊氏曰：四者性之偏，語之使知自勵也。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或疑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首，而通為一章。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庶，近也。言近道也。屢，空數至空，匱也。不以貧寒

動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匱也。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中，去聲。命，謂天殖也。億，意度也。言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為此矣。○范氏曰：屢，空者，簞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為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者，億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未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言也如是。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善人，質美而未學者。程子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為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張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蹈於惡，有諸己也。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論，論也。言論篤實而與之。與，如字。言，但其言論篤實而與之。

則未知其為君子者乎。為色莊者乎。言以可以言貌取人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勇為。然有反傷於義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則於所當為不患其不能為矣。特患為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闕耳。若冉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為者。逡巡畏縮而為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

○子畏於匡

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

敢死。女音汝。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鬪而必死也。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况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為師弟子者而已。即夫子不幸而

遇難。回必捐生以赴之矣。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讎。不但已也。未子而在。則回何為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

○季子然問

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與平聲。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

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

異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具臣謂備臣數而已。

曰然則從之者與。

與平聲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為而已。

子曰：弑父與君，亦不

從也。

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弑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效難，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

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具臣矣。是時季氏已有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從己也。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

二子可免矣。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

子路為季氏宰而舉之也。

子曰：賊夫人之子。

夫音扶。下同。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

後為學。

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為學。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惡去聲。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自仕，以為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取辨於口，以禦入耳，故夫子不斥。

其非而特惡其佞也。○范氏曰：古者學然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道之本在於脩身，而後及於治人。其說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為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

坐才卧反。皙曾參父名。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

長上聲。言我雖年少，長於汝，然汝勿以我長而難言，蓋誘之盡言，以觀其志，而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

居則曰不

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言汝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或有人知汝，則汝將何以為用也。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

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

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

子哂之

乘去聲饑音機饑音僅比必二反下同哂詩忍反率爾輕遽之貌攝策束也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因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饑方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能親其上死其長矣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

五六十年未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

其禮樂以俟君子

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此方六七十里小國也如猶或也五六十年則

又小矣足富足也俟君子言非己所能再有謙退又以子路見哂故其詞益遜亦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

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

相去聲公西華志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己志而先為遜詞言未能而願學也宗廟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曰會眾類曰同端玄端服章甫禮冠相贊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辭

點爾何如鼓瑟希鐘爾

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

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暮春者春服既成

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

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鍾若耕反舍上

聲撰士免反莫冠並去聲沂魚依反雩音于四子侍坐以齒為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孔子先問求亦而後及點也希間歇也作起也撰具也暮春和煦之時春服單袷之衣浴盥濯也今上已祓除是也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為有溫泉焉理或然也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墀樹木詠歌也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為入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視三子之規規於事為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而門人記其本末獨加詳焉蓋亦有以識此矣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扶天音曰

夫子何哂由也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為而夫子哂之故請其說曰為國

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唯

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年如五六十年

而非邦也者與平聲下同曾點以再求亦欲為國而不見哂故微問之而夫子之答無貶詞蓋亦許之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

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此亦曾皙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為之大言無能出其右者亦許之詞

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

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為不達為國以禮道理是以哂之若達却便是這氣象也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孔子不取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孔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又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 四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哉

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已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

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為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日日克之。不以為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謝氏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也。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為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事如事事之事。請事斯語。顏淵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為己任而不疑也。○程子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處。應物無

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謾。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愚按。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唯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之法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何曰此儼若思時也有諸中而後見於外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愚按克己復禮乾道也夫敬行恕坤道也顏冉之學其高下淺深於此可見然學者誠能從事於敬恕之間有得焉亦將無己之可克矣

○司馬牛問仁

司馬牛孔子弟子名犁向魑之弟

子曰仁者

其言也訥

訥音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發蓋其德之一端也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為仁之方不外是也

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

言之得無訥乎

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以此蓋心常存故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強閉之而不出也楊氏曰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程子曰雖為司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為是愚謂牛之為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為仁之大槩語之則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終無

自以入德矣故其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為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讀者其致思焉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向魑作亂牛常憂懼故夫子告之以此

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

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夫音扶牛再問猶前

章之意故復告之以此疚病也言出其平日所為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未可遽以為易而忽之○晁氏曰不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疵故無入而不自得非實有憂懼而強排遣之也

皆有兄弟我獨亡

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為亂而將死也

子曰夏曰

商聞之矣

蓋問之夫子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為而為非我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

君子敬而無失

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既安於命又當修其在己者故又言苟能持己以敬而不間斷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矣蓋子夏欲以寬牛之憂故為是不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唯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如此而以哭子喪明則以蔽於愛而昧於理是以不能踐其言爾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

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譖莊陰反愬蘇路反浸潤如也譖毀人之行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所謂剝牀以膚切近災者也愬愬己之冤也毀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愬冤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而不蔽於近矣此亦必因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言倉廩實而武備修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

去兵

而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

民無信不立

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為安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程子曰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為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外守之不

之失而告之故其詞繁而不殺以致丁寧之意云○楊氏曰驟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身者不行焉有不待明者能之也故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然後謂之明而又謂之遠則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明

去上聲下同言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

以危急而可棄也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

以文為

棘子成衛大夫疾時人文勝故為此言

子貢曰惜乎夫子

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於舌則駟馬不能追之

又惜其失言也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

犬羊之鞞

鞞其郭反鞞皮去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夫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別

失之矣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

如之何

稱有若者君臣之詞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

有若對曰盍徹

乎

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二故謂之徹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代取其二則為什而取二矣故有若請但專行徹法欲公節用

以厚民也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二即所謂什一也公以有若不諭其旨故言此以示加賦之意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為人上者所宜深念也○揚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國之需皆量是以為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上下寧憂不足乎以二猶不足而教之徹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貉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唯未之圖故征斂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惡知盡徹之當務而不為迂乎

子張問

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

主忠信則本立

徙義則日新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

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惡去聲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歿有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

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也。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生，死則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楊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如此。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齊景公名杅，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其君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如此。○齊景公名杅，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

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景公善言而不能，用其後果以繼嗣不定，啟陳氏弑君篡國之禍。○楊氏曰：君之所以君，臣之所以臣，父之所以父，子之所以子，是必有道矣。景

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蓋悅而不繹者，齊之所以卒於亂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

與

折之舌反與平聲，片言半言，折斷也。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

子路無宿諾。

宿諾

言而記此以見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尹氏曰：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季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入自信之故也，不留諾所以全其信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未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遜為國，則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聖人，不以聽訟為難，而以使民無訟為貴。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行謂發於事，以忠則表裏如一。○程

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

矣夫出重○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

惡小人反是成者誘掖獎勵以成其事也君子小人所有既

心不同如此○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

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范氏曰味有己

者○胡氏曰魯自中葉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叛不正甚矣故

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改三家之故惜乎康子之弱於

利欲而不能也○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

亦知恥而不竊○胡氏曰季氏竊柄康子奪竊民之為盜固其所

蓋亦反其本耶孔子以不欲啟之其旨深矣奪嫡事見春秋傳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

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

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州州

上之風必偃焉於度反為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為欲善則

為言豈為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而況於殺乎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達者德孚

無不得於人而行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務外夫子

之意故反詰之將以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

必聞言名譽子曰是聞也非達也聞與達相

乃誠偽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審也
故夫子既明辨之下文又諱言之

夫達也者質直

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

在家必達天音扶下同好下皆去聲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密於接物而身以自牧皆自修於內不求入知之事然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德修於已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

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行實背之又自以為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與雖隆而實德則病矣○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而學則是偽也今之學者大抵為名為名與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之皆篤實之事克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當時門人親受聖人之教而差失有如此者況後世乎

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義樊遲

慝吐得反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脩者治而去之

子曰善哉問善其切先事後得非崇德與

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

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與平聲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為所當為而不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專於治己而不責久則己之惡無所慝矣知一朝之忿為甚微而禍及其親為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樊遲鹿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范氏曰先事後得上義而下利也人惟有利欲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己過而知人之過故慝不脩感物而易動者莫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惑之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矣故懲忿所以辨惑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仁之施知人知之務

子曰知人仁之施知人知之務樊遲未達曾氏曰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故疑二者之相悖爾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舉直錯枉者知也使枉者

直則仁矣如此則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為用矣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

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

鄉去聲見賢通反遲以夫子之言專為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變

枉者直之理子夏曰富哉言乎

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之

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

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選息變反陶音遙遠知字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為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高矣○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遠

遠語遠則不知近也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為其事如樊遲之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為仁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必將復問矣既問於師又辨諸友當時學者之務實也如是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

止無自辱焉

若工毒反道去聲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

論語卷之六

論語卷之七

朱熹集註

子路第十三 凡三十一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請益曰無倦

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

能持久故以此告之○程子曰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

舉賢才

有司衆職也宰兼衆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己不勞而事畢舉矣過失誤也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

曰焉

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

其舍諸

焉於度反舍上聲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程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人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范氏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失此二者不可以為季氏宰况天下乎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衛君謂出公輒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平衛

子曰必也正名乎

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稱其祖名實紊矣故孔子以正名為先謝氏曰正名雖為衛君而言然為政之道皆當以此為先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迂謂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

蓋闕如也

野謂鄙俗責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

名不正則言不

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楊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老實而事不成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

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甲去聲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

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

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胡

氏曰衛世子蒯聵恥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孟公欲立公子伋郢辭公卒夫人立之又辭乃立蒯聵之子輒以拒蒯聵夫蒯聵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為政而以正名為先必將其事之本末告諸天子

請于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喻也故事輒不去卒成其難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

圃曰吾不如老圃

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

樊遲出子曰

小人哉樊須也

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

上好禮則

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

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

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好去聲夫音扶襁居丈反焉於虔反禮義信大

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襁織縷為之以約小兒於背者○楊氏曰樊須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闕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

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復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便去聲。專。獨也。詩。本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本兄弟之國。而是時衰亂。政亦相似。故孔子嘆之。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

曰苟美矣。

公子荆。衛大夫。苟。聊且粗略之意。合。聚也。完。備也。言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楊氏曰。務為全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公子荆皆曰苟而已。則不以外物為心。其欲易足。故也。

○子適衛。冉有曰。

冉有僕。子曰庶矣哉。

子曰庶矣。又何必加焉。曰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必加焉。曰教之。

義以教之。○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無聞焉。明帝尊師。重傳。臨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學。唐太宗大名。名儒。增廣生員。教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彼二君者。其能然乎。

○子曰苟有用我者。

三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三月。謂周歲之月也。可者。僅辭言。綱紀布也。有成者。僅辭言。綱紀布也。有成者。僅辭言。綱紀布也。

者。僅辭言。綱紀布也。有成者。僅辭言。綱紀布也。

治功成也○尹氏曰孔子歎當時莫能用已也故云然愚按史記此蓋為衛靈公不能而發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

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為惡也去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言而夫子稱之程子曰漢自高惠至于文景黎民醇厚幾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尹氏曰勝殘去殺不為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夫聖人則不待百年其化亦不止此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為一世仁謂教化浹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于成王而後禮樂興即其效也○或問三年必世遲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冉有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朝音潮與去聲

冉有時為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晏晚也政國政事家事以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議於私室者故夫子為不知者而言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嘗為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語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略相似其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敘冉有之意深矣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

可以若其幾也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言一言之間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

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易去聲當時有此言也

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論語卷三

因此言而知為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一事之敢
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乎為定公言故不及臣也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

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幸為君唯

其言而莫予違也喪去聲下同樂音洛言他無所樂惟樂此耳如其善

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

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范氏曰如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耳君且驕

而臣且諂味有不喪邦者也謝氏曰知為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惟其言而莫予違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遽興喪也而與喪之源分於此然此非識

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

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葉公問政

音義並見第七篇

子曰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

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父音甫莒父魯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之為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各以切己之事告之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

羊而子證之語去聲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孔子曰吾黨

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

其中矣為去聲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為直而直在

其中○謝氏曰順理為直父不為子隱子不為父隱於理順邪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當是時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張詰哉

樊遲問

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

不可棄也恭主容敬主事恭見於外敬主乎中之夷狄不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初無二語也充之則睥面盎背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胡氏曰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自行

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曰敢問此其志有所不為而其材足以有為者也子貢能言故以使事告之蓋為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

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弟去聲此本立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

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行去聲硜苦耕反果必行

也硜小石之堅確者小人言其識量之淺狹也此其本末皆無足觀

然亦不害其為自守也故聖人猶有取焉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

為士矣為士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

之人何足算也筭所交反算亦作筭悉亂反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噫心不平聲斗量名容十升筭竹器容斗二升斗筭之人言鄙細也算數也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是極言之○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為皎皎之行聞於人者夫子告皆篤實自得之事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

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狷音絹行道也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為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

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猶也是又其次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

巫醫善矣

恒胡登反夫音扶南人南國之人恒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故雖賤役而先不可以

無常孔子稱其言而善之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此易恒卦九三爻辭承進也

子曰不占而已矣

復加子曰以別易文也其義未詳楊氏曰君子於易苟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為無常也蓋亦不占而已矣意亦略通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尹氏曰君子尚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

○子貢問

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

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

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好惡並去聲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為好惡也

故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則必其有苟合之行惡者惡之而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

○子曰

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以道不說也

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

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易去聲說音悅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怨小入之心私而刻天理人欲之間每相反而已矣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君子循理故安

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反是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木者質

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故近仁

○子路問

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惓惓怡

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惓惓兄弟怡

怡胡氏曰切切懇到也惓惓詳勉也怡怡和悅也皆子路所不足故

告之又恐其混於所施則兄弟有賊恩之禍朋友有善柔之損故

又別而○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

戎矣教民者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即就也戎兵

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即戎○程子曰七年云者聖

人度其時可矣如云春月三年百年一世大國五○子曰

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

憲問第十四胡氏曰此篇疑原憲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憲原思名穀祿也邦有道不能有為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

皆可恥也憲之狷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

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并言○克伐怨

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

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矣

有是四者而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

○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

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夫也此聖人開示之深惜乎憲之不能再問

也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為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求仁之

方乎曰克去己私以復平禮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

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胸中也

○子曰士而

懷居不足以為士矣居謂意所

○子曰邦

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行孫並去聲危高峻

也孫卑順也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然則為國者使士言孫豈不殆哉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

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能言者或便佞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為勇者或血氣之強而已○尹氏曰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志必有勇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臯盪舟俱

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

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

人

适古活反羿音詣臯五報反盪土浪反南宮适即南宮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而篡其位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臯春秋

傳作澆泥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為夏后少康所誅禹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适之意蓋以羿臯比當世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答然适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可以不與故俟其出而贊美之

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天音扶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

勿誨乎

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忠而勿誨婦寺之忠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為愛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為忠也大矣

子曰為命裨諶艸創之世叔討論之行

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裨諶以下四人皆鄭大夫艸略也創造也謂造為艸藁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太叔討論尋究也論講義也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也脩飾謂增損之東里

地名子產所居也。潤色謂加以文采也。鄭國之為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孔子言此蓋善之也。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為主故孔子以為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子西楚公子申能避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然不能

革其僭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其後卒名白公以致禍亂則其為人可知矣彼哉者外之之詞

問管仲

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

怨言

人也猶言此人也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已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或問管仲子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繫乎其未有聞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易去聲處貧難處富

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

滕薛大夫

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

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楊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則為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慮不知人也言此則孔子之用人可知矣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

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

樂亦可以為成人矣

知去聲成人猶言全人武仲魯大夫名紇莊子魯卞邑大夫言兼此

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則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而其為人亦成矣然亦之為言非其至者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也若

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入道不足以語此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

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

可以為成人矣復如曰字者既答而復言也授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入也久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也

是忠信之實則雖其才知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為成人之次也○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冉求藝也須是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則無不正矣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以稱成人之名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未詳是否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

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公

明姓賈名亦衛人文子為入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

公明賈對曰以

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

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

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厭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

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為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為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蓋疑之也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

要君吾不信也要平聲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

邑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也○范氏曰要君者無上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己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由其好智而不好學也楊氏曰武仲與辭請後

跡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

○子曰晉文公諱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

諱

諱古穴反。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諱諛也。二公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以其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猶為彼善於此文。公則代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其諱甚矣。二君他事亦多類此。故夫子言此以發其隱。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名忽。公之管仲

不效曰未仁乎

糾居黜反。名音郈。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魯。及無知弒襄公。管夷吾名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為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名忽。公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為相。子路疑管仲忘君事。讎忍心害理。不得為仁也。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

也如其仁如其仁

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如其仁言誰如其仁。

者又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為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

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

與平聲。相去聲。子貢意不效。猶所相之則已甚矣。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

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被皮寄反。衽而審反。霸與伯同。長也。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

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

莫之知也

諒小信也。經繼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字上有人字。○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友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知也。知輔之爭為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

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讎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故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於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足贖哉。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

子同升諸公

僕士免及臣家臣。公公朝謂薦之與已同進為公朝之臣也。

子聞之

曰可以為文矣

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謚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

之使與己並有三善焉。知久也。忘己也。事君三也。

○子言衛靈公之無

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

天音扶喪去聲。喪失位也。

孔子曰。仲叔圍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

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仲叔圍即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而

其才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尹氏曰。衛靈公之無道宜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況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也難

大言無慙。則無必為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欲踐其言。豈不難哉。

○陳成子弑

簡公

成子齊大夫。名恒。簡公齊君。名壬。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

孔子沐浴而朝

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

朝音廟。是時孔子致

仕居魯。沐浴齊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臣弑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況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討之。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

曰。告夫三子者。

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弑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謀國。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

三子而使
我告之耶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

大夫之後不敢不告

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強臣素
有無君之心實與陳氏聲勢相倚

故沮其謀而夫子復以此應之其所以警之者深矣○程子曰左氏
記孔子之言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
免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
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
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
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胡氏曰春秋
之法弑君之賊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犯謂犯
顏諫爭

○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以不欺為難故夫子教以先勿欺
而後犯也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君子循
天理故

日進乎高明小人循
人欲故日究乎汙下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

之學者為人

為去聲程子曰為己欲得之於己也為人欲見和於
人也○程子曰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

學者為人其終至於喪己愚按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
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辨而身首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

便去聲下同蘧伯玉衛大夫名
蘧孔子居衛曾主於其家既而

反魯故伯玉
使人來也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

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

子曰使乎使乎

與之坐敬其主而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
言其值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己常

若不及之意可見矣使者之言愈自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
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詞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按莊
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
十化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宣著不惟使者
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出重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此長卦之象辭也。曾子蓋嘗稱之。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范氏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矣。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

知者不惑，勇者不懼。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

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凡章旨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異，則聖人於此一事蓋屢言之，其丁寧之意亦可見矣。

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己，不信謂人疑己，抑反語辭。言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偽自然先覺，乃為賢也。○楊氏曰：君子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為小人所用焉，斯亦不足觀也已。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

乃為佞乎？

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

禮恭而言直如此，其譽之亦深矣。

德也

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尹氏曰。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尚哉。

○或曰

以德報怨何如

子書德謂恩惠也。或人所稱。今見老

子曰何以報

德

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

以直報怨以德

報德

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後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怨有不離。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此章之言。明白簡約。而其指意曲折反覆。如造化之簡易易知。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玩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

天音扶。夫子自嘆。以發子貢之問也。

子貢曰何

為其莫知子也

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

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

達此但自言其反己自脩。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蓋在孔門。惟子貢之智幾足以及此。故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

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

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

朝音潮。公伯寮魯人。子服氏景謚。伯字。魯大夫。子服何也。夫子指季孫言。其有疑於寮之言也。肆陳尸也。言欲誅寮。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與平聲。謝氏曰。雖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實寮無知之何愚。謂言此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聖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泰然也。

○子曰賢者辟世辟去聲下同天下無道而隱若伯夷太公是也

其次辟地去亂國適治邦 其次辟色禮貌衰而去

其次辟言有違言而後去也○程子曰四者雖以大

子曰作者七人矣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誰何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

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與平聲石門地名晨門掌晨門明蓋賢人隱於抱關者也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不為故以是譏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荷去聲磬樂器荷擔也蕢州器也此荷蕢

者亦隱士也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磬聲而知之則亦非常人矣 既而曰鄙哉硜

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

揭硜苦耕反揭起例反硜硜石聲亦專確之意以衣涉水曰厲攝衣涉水曰揭此兩句衛風匏有苦葉之詩也譏孔子人不知己而不

子曰果哉未之難矣果哉歎其果於止不能適淺深之宜

○子張曰書至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

也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

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己謂總攝己職冢宰大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

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子張非疑此也。殆以為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由以起也。孔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也。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好易皆去聲

謝氏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

○子路問：君子曰：脩己以安人，曰如

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

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

姓，堯舜其猶病諸？脩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

物者，告之無他道也。人者，對己而言。百姓則盡乎人矣。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也。蓋聖人之心無窮。世雖極治，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得其所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為病。若曰：吾治已足，則非所以為聖人矣。○程子曰：君子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於恭敬則天下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是出，以

此事天饗帝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

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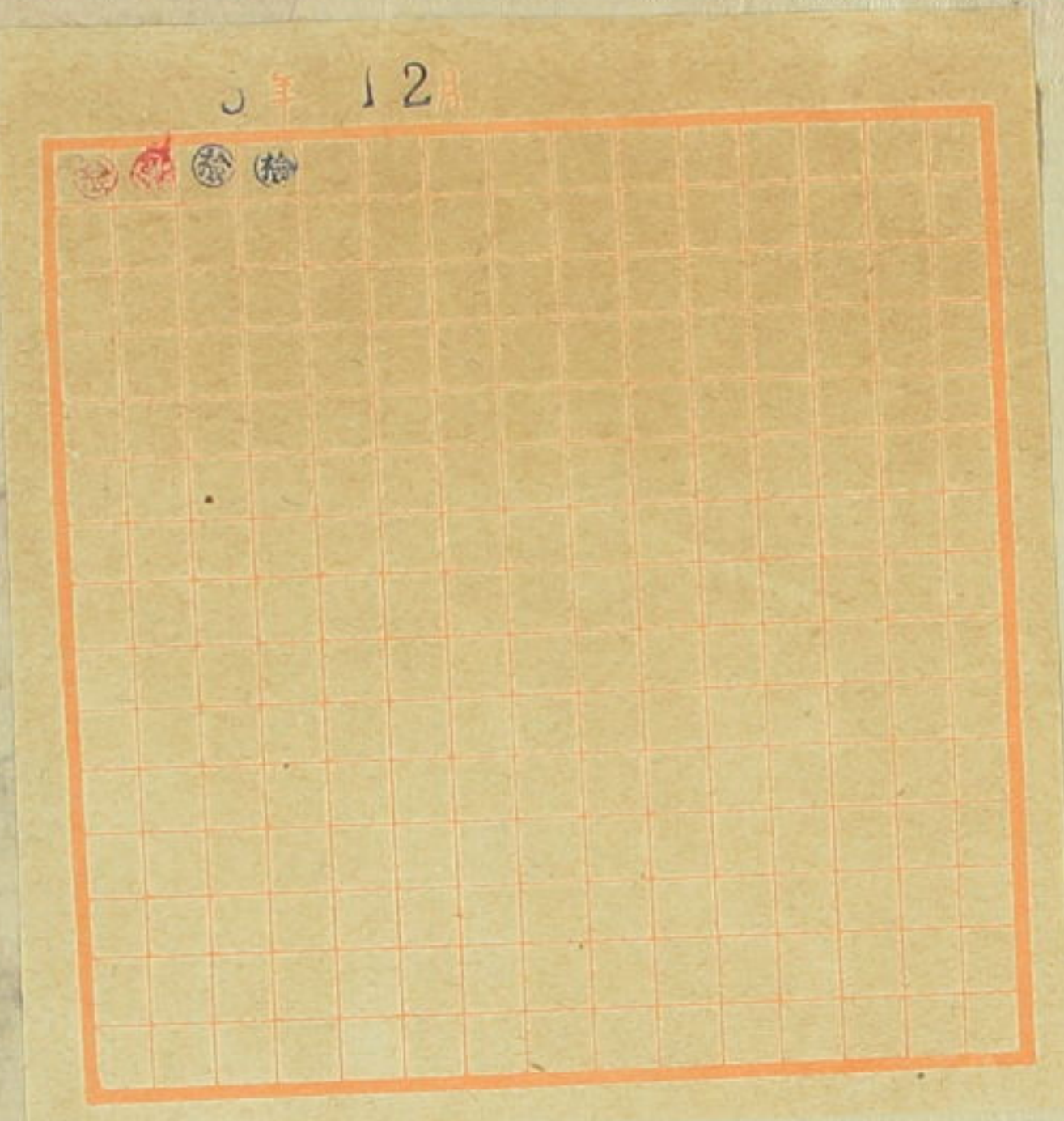
孫弟並去聲。長上聲。叩音口。脛其定反。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蓋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之外者。夷，蹲踞也。俟，待也。言見孔子來而蹲踞以待之也。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老無一善狀，而久生於世，徒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脛，足骨也。孔子既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勿蹲踞然。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

與平聲。闕黨，黨名。童子，味冠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言。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也。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

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禮童子當隅坐隨行。孔子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故使之給使令之役，觀長少之序。



12

論語卷之七

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
而教之非寵而異之也



小田氏